

本足

王

陽

明

全

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陽明奏議

卷八 公移一

巡撫南贛欽奉敕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富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鰥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本司該道分總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即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兵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籌夫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

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塞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取，杜惠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劣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藉。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需，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颯飈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

省各兵備官，於合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敢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盜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村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夏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

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與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

日當同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闢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尙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懵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輩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爲之盤據。竄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隱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着落各掌印官，照依領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着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鬮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剿捕漳寇方略牌（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

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鬱。若雨水滂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竇換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互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

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濱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狽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爲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廢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蒙前詣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遯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

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攻之計。一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勸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贖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勸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粘踪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并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尅期夾攻，不意大賊衆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間，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尅期進攻間，爪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卽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稱餘賊潛入箭壠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來。看得象湖箭壠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略，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尙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蕪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合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奸，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概屠戮，務收一篲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相、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為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緞、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齋，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相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蕙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領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救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救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奮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敕內事理，徑自拏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為：「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即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屯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為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為捷音事開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

二十餘名，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聞此，竇切慚懼。即欲遵奉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欽依來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即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兵符節制（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

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輯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卽今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尙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旣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興父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瀉漏。為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熾，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為急，惟以効忠盡職為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

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尙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尙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領扎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竄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民，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清積弊，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敕諭內事理，并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司呈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峯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卽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揆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著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峯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穀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

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兼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尙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旣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關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竄

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寫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嶠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噉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卽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劊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

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鄭文知府季墩，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坎，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墩，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

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葫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坳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葫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

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坳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敦守備郝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旣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俟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備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俟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敦守備郭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鼈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旣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

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徇上池，遍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鎮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同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郊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戢，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坳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參看稽蕪大山本係進兵隘路，若使郁文季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旣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若季等後期不進，則左溪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剿絕，以贖前辜。爲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灑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

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剿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夏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為羣，設柵阻險，復為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疲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辨，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為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睿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剿，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剿，伏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甯。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卽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旣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抄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卽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往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

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甯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一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讒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戾。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尙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藥，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萑莠之可陵。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違，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湖頭巢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蕩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

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上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錢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餓無食，

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剿剽賊方略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剽頭，積年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破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劃，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卽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噓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剏頭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佈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効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墮巢，鐘石障巢，直搗中剏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蘇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坳巢，中村巢，直搗上剏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剏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搗中剏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剏大巢；知府季穀，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逕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郊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逕直搗下剏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清冊一本，送完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新民，

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卽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府卽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旣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願一齊衆楚，察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通；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

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開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貪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德，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藉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日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

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并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并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搆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省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托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旣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

顧其可乎？遠近父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卷九

公移二

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似等，併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併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卽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似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放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

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併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合咨貴院，煩爲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兩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

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藩，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叛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台行獎勞，以勵人心。為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卽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似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為此仰通判楊昉卽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似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卽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效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拘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疎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尙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

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寃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礙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遲稽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舉海濱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守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

等府兵快前去征勦，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命行勘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况今奉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准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贖罰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兌准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郎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准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卽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旣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

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官，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即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

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鍾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琬，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剿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

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聞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昔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

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官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偽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官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悼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井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官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煩念南京根本重地，宗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粘踪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住劄，看係謀危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釁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院亦砥鈍策駑，牽躡

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爪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虛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句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似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見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員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會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寧王賂物，私許助謀効力，今調各兵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悞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暝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等、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卽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手，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回司，卽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卿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

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嚮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勦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誠諭，爲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勦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瀾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

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尙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勸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媵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各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龔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井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欽差

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勸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隨據南康府申井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係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即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

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異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會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與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洵洵，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謾，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閩。

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師旣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旣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詳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親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即出投。續該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即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拿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即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讎，羅織授害，誣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即赴院告理，以憑拿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曉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允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允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一等因此亦深親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共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

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

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尙堪脍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讎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概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

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稂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讎，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尚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成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尙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願？仰該司卽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割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同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縉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

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卽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費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

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藉筭；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

撻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詳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費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旣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其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

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單，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其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旣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

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充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儆薄。爲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尙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述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習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

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入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爲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井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即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呈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拏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行，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井，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

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職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虛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

其由將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但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寶、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寃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與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緞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論，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既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德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二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論，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井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財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卽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具文，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睿，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已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遠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藩，竟死勤事。况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卽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千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千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尙未編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倬，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千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卽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千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湘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願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願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爾得其平若終難化論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願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倬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一故特委同知陸倬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奪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

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衆數百，立齏粉爾輩，如機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誰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論，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恆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况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拏，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幾，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鄉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詹明、費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五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旣効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旣行申嚴十家牌論，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窮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論，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令

照翼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瘧痢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常德府速將舉人翼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旣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襯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惻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克

據南康府儒學中，看得教授蔡宗克，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脩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

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勸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卽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繳。

卷十 公移三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勅諭通行（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鞏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倚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鏌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

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旣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闕疎，大懼弗堪，有負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旣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取，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

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已蒙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命下，未卽起程。况湖兵未至，秋暑尚深，透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慢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尙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辭，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從義官葉芳等（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慢下奮勇殺賊，效勞爲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會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

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不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親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爲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卽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會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看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况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卽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

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卽令歲暮天寒，各兵退遠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劄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竊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王事，固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勸係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具奏外，爲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鞏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勤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爲厲已矣。據本縣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旣爲虛文，而鵬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旣定，卽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

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沉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剽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井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顧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追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稿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寧府，於賞功綵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

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鷓勳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未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脩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爲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上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

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洽，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旣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效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凌時甲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每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每年納官禾四十擔重一百斤。每年供皂隸禾七擔。

完冠砦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廬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同道，着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顯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况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推在查考善惡，乃聞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心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况自三月已

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南寧府，着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論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迺，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汚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迺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爲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

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諒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往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入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卽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卽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筭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

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單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為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為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為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各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為德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

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脅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朱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頽，止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脩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脩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為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

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守巡，既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關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卽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卽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八月）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脩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爲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有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學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論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

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錄教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寧，思龍諸圖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爲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題外，爲照新陞知府張鉞，尚未到任，合就劄仰本官，卽便管理府事，撫綏目民，其脩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

况奉新命擢佐專城，遠近土目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隳事廢功，不但聲名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恩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况瘴霧昏塞，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入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膏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入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廨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等因。又經具題外，爲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廨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劄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廨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隳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

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亦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誤。

調發土兵（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剋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輪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誤，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旣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雕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卽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卽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鵬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廛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

乘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旣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卽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旣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徭賊……」云云。合就仰遵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舍贖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卽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堯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

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勅諭事理，當即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剋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奔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徭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

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入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卽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避，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則盧、北三，向北夷撞村分，今相逃往潛住。又訪得入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綠里，并貴縣涼傘壘紙等夷撞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入寨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鳥，投置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入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

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憤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尙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徐開縣縣丞林應驄齋執令旗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

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盜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會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延。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綠茅、通親、綠小、批頭、羅煖……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下部兵夫，自備衣糧，征勦入寨，擒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即今地方寧靖，旋師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賑給，以慰人心。為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南寧道里相去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五月）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燧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籍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

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蔘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首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復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首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

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傭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夜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

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入寨徭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入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入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管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施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

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決行拿送軍門治之。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且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卽與量撥水手起鬪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卷十一 三征公移逸稿一

德洪昔夏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旣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

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廬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旣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脩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

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腳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徵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莊兵，零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莊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峰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屏，議尤適當，即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良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勦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倏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即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積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季徵統領異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倒，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

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墩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盜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墩，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拜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驚，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同府，即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各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即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壤，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剿，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安、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劄。該縣鄉夫，即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剿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剿去後；今照

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孽，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即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况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甯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脩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甯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際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井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即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即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勦之同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

申繳。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脩理，合委知府季敷、邢珣，不妨府事，督脩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脩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卽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勅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脩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脩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卽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寵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表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爲站船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貪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賊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敕諭（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竄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並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類。」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效，卽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齋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

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凶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于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峰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點賊性尤凶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

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剋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齋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齋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休，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休前往南韶住劄，嚴勤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敕諭（十一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盜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聖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堡，或仍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湘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為風憲大臣，受茲委托，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為圖議邊方

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同司卽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撫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旣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卽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

無指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贖，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奉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

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况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尙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一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理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勅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浙衛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請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托，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勅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勅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稽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齋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入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漆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托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穴，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翔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翔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翔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為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為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抱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違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即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

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圖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票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勸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遞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

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一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即便出兵報效，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吝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即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脩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令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

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着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奈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舡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舡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

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甃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棟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勸，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已，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病是實，然其年力尙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尙。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入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犴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犴牌（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犴，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犴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曰：「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築犴，略無忌憚，若不加剿，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卽便移兵進剿。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進剿，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剿不獲，至於再再剿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上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剿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騷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

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願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發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井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

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論，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論，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着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即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論，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論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旣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旣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

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劃入寨牌（五月初九日）

近因入寨，猖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入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覈。為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入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為名，徑在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入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瓚牌（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瓚，挑選部下饒勇憤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尾濂。

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剿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饒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剿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記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尚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剿，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井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置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尚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疏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尚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為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同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陪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滄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倍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滄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滄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脩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實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卽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剿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剿除稔惡，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惠

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漆、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剿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入寨擒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卽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緞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漆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漆

盤盞一副十兩 緞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緞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都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劄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濬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剿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欽依勅令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剿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蓋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冉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蓋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蓋臣本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卽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蓋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蓋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願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剿賊；後因各酋自縛

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入寨、擒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則，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緞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蓋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緞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緞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緞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旗甲小頭目洞

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隨征士兵每名銀二錢。家丁銀一錢。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病故士兵每名銀二兩。首級每顆銀一兩。賊首銀三兩。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剿入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剿入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饒勇憤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剿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剿入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目劄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剿入寨搖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入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尙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况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

業；豈不事立身榮，功名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墮續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勤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剋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勤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剿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數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緞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緞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構禍鄰境，該前軍門奉調兵征剿，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文男岑邦佐遷徙，已將邦岑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勅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剿即剿，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一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

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毋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糧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賍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獠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剿尋

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蒼梧縣學生員黎徽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甯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剿入寨，及於入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烟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入寨周安堡，相兼屯劄搜剿，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甄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甯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

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卽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剿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逭。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卷十二 三征公移逸稿二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准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干兌准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同府，卽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敝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准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

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剿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剿，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剿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

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驚，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楓、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齋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兩夜，兼程前赴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

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鄰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甯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剿蕞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剿，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剿，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剿，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債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八月十六日）

照得甯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懇，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甯王井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卽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遠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

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甯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勅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征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搆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讎。」

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顧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吊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邑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卽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瓢；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聞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卽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贓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

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興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轄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會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項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一、寧王莊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費，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抄案同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宸濠 拱楛 覲鉞 拱樵 宸宥 宸瀛 覲鑰 宸汲 宸湯 宸風 宸濂 宸灑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拱槓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

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

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价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

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為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同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為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為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為一牌，內僉眾所畏服一名為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為一甲，內僉眾所信服一名為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為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為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闈，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為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

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井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井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為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寶、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伴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為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井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逭？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官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限同徑自區處，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兩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

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處，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擊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甯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偽，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

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反多繁瑣，牽擻不干已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甯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甯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虛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驀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甯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判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甯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

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擡，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一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甯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

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兵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城 廣信府知

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

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諺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結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府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似 袁州府推官陳

駱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

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

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整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府正千戶劉鏜 贛州府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

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翔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千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又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

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鼂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

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

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康府知府

鄭燾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

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

名，額口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俘獲官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

三百八十四員名口，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誥命一道，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金井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九件，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楸，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

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五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俊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各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願憤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妄擊，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據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為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即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勅諭理事，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為此仰抄案回道，即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

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郡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鞫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論，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蠶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甯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卒，俾當早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項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為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為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奏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

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卽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剿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勦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欽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踪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尙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旣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德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旣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

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水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顧必，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勦，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彛，齎奏，却乃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齎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

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彞，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會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會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此似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芭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

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而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拜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參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揮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營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拿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鬻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拜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陽明奏議終

王陽明全集跋

陽明先生遺集三十一卷，門人徐曰仁、錢洪甫輩所輯。其中傳習錄十之一，別錄十之三，外集續編十之五，合以新建謝氏本年譜世德紀七卷，都三十八卷，爲有明一代文哲政治之巨著。其爲學受宋明理學家之影響甚深，宗法象山，而稍加變化；又似希臘末期犬圍學派克己排欲之精神，而趨徑則不同。蓋後者易入於釋氏之出世思想；而先生之施行，則孔門政治哲學之爲用也。律已教人，以明心見性知行合一爲主旨，基於自我之誠意正心，而施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不泥於物，不蔽於欲，湛然虛靈，粲然堅貞，見於文章政治，朝野家庭，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也。傳習錄爲先生道德學問之中心，別錄爲先生政軍設施之表現，而詩文之清華宏博，又可於外集見也。先生之學，其得體用之全歟！茲以明隆慶刊本爲根據，試爲編定，其內容較坊本多一卷，正誤補脫，加以標點，其有無從勘正者，姑闕疑以存其真，庶幾眉目較清，誦

讀稍便。惟編者學淺，校點或不免紕繆，尙望碩彥進而教之，則幸甚！排比既竣，謹誌數語於后。

民國二十四年秋九月呂何均跋

